

司马翎作品集

品读珍藏本

下

饮马黄河

司马翎·著

章培恒 总序

杨晋龙 导读

司马翎——还珠以降金庸之外最具才华者

奇险惊幻 推理斗智 武侠经典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司马翎作品集

品读珍藏本

下

司马翎·著

饮马黄河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饮马黄河. 下册/司马翎著. —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8. 8

(司马翎作品集)

ISBN 978-7-5090-0379-4

I. 饮… II. 司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724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8-3470 号

本书授权者及原出版者为台湾真善美出版社 (ChineseKungfu Inc., <http://www.ChineseKungfu.com>)

Copyright 2008, Sung Enterprise Inc., 原书名为《饮马黄河》, 授权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书 名: 饮马黄河(上、下)

作 者: 司马翎

责任编辑: 肖 文 权宁君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(100860)

网 址: www.worldpress.com.cn

编务电话: (010)83908403

发行电话: (010)83908410(传真)

(010)83908408

(010)83908409

(010)83908423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
开 本: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50.5

字 数: 93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0379-4/I·075

定 价: 65.00 元(上、下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第30章 生擒活捉

朱宗潜虽然是明知不能再退，却又无法不退，霎时又退了七八步，脑后“嗖”一声，刀风疾袭而至。

树林内的朱宗潜骇然向井温望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这厮是谁啊？”

井温摇摇头，还未开口，只听另一个蒙面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别忙，常言道是笨鸟儿先飞，打旗儿的先上，大哥你且替小弟压阵。”

此人说时，提刀向敌人迫去，气势相当凌厉。

佟长白大吼一声，舞锤疾砸，这蒙面人岂敢以长刀硬架敌锤，往左方连跨两步，健腕一抖，长刀迅劈。

佟长白连砸三锤，虽然都被对方以巧妙身法避开，但这一来佟长白凶威倍增，手中的钉锤旋舞砸击，风声呜呜，使人有惊心动魄之感。

朱宗潜低低道：“这厮虽是斗不过佟兄，但身手之强，已至足惊人，咱们定须查出这些年轻高手从何而来才行。”

井温道：“兄弟奉命跟踪之时，还以为他们是戈远、袁负那一路人马呢，谁知竟然不是；兄弟觉得那个穿黄衣的最是莫测高深。”

朱宗潜道：“不错，他是这一路人马的领袖？这就奇了，假如他们不是东厂方面之人，会是什么来历呢？”

这时战况更是激烈，佟长白占尽优势，指东打东，指西打西，威风凛凛。黄衣人忽然尖声喝道：“蔡三退下。”

战圈中的蒙面人陡然猛攻一刀，立刻退开。

佟长白跨开大步追去，旁边两个蒙面人刀剑齐举，截住他去路，厉声道：“且慢动手。”

这两个蒙面人一开口，朱宗潜可就听出这四人年纪都差不多，大概是三十岁左右，而那黄衣人嗓音似乎还要嫩些。

佟长白咆哮一声，道：“干什么？要打就打，少啰嗦。”

那两个蒙面人凝神戒备他出手，其中一个冷冷道：“敝上有话吩咐，自然须得暂停恭聆。”

他在这等场合，居然尚用“恭聆”的字眼，可见得那黄衣人身份尊贵之极，他们都对他万分恭敬。

佟长白喝道：“放屁，哪个要理他？”

呼地扬起钉锤，便待砸落，黄影一闪，那黄衣人已到了他们旁边，身法之快，逾于闪电。他一挥手，两个蒙面人迅即退开寻丈，佟长白的钉锤倏然改变方向，向他天灵盖砸下。



黄衣人上半身微向后仰，底下的右脚略略离地，似踢还挑，佟长白但觉下盘受到威胁太大，迫得连退两步，钉锤也就随之而落了空。

他本是极为凶狡之人，一瞧这个黄衣人武功奇奥得紧，脚尖根本未曾踢出，已迫得他退开，连忙沉住气，定一定心神，瞪大凶睛，向对方上上下下打量。

那黄衣人比他矮得多，头罩与身上黄衫相连，这时连头连面都罩住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却是黑白分明，闪闪有光。

却听法音大师说道：“尝闻昆仑这一路脚法，已成绝艺，却不料今日大开眼界，幸甚幸甚。”

佟长白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昆仑派的？”

那黄衣人声音尖锐地微笑一声，迫前两步，举掌劈出，这一掌竟然笼罩住对方胸腹上下五处大穴，而且五指微屈，随时可以变化为扣抓擒拿，端地变幻无方，而又有高峻森严的气派。

佟长白但感无法破解，迫不得已，又退了两步。他人高腿长，两步可抵对方三步。他斜睨法音一眼，尖声道：“这一招是哪一家派的？”

法音徐徐道：“若以贫衲愚见，这一招想是天山神掌。”

黄衣人嘿嘿冷笑两声，道：“少林和尚果然有点眼力，我再使一招，假如你瞧得出来历，我就从此不再踏入江湖之内。”

法音道：“擅越一身武功深不可测，这回贫衲定要输眼了。”

黄衣人傲然道：“这个自然，难道我愿意这样子从江湖中隐退么？”

他正要出招，林内蓦然飞出一条人影，朗朗喝道：“阁下且慢出手。”

黄衣人转眼望去，但见来人是个农家少年，一顶斗笠遮住了大半截面孔，无法瞧清他的容貌，但从他的身法和内力充沛的喝声中，可以窥出此人武功极是不俗。他虽是不甚重视，但亦没有过于小觑此人，冷冷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这个农家少年，自然就是朱宗潜，他眼见这黄衣人如此高明，可就忍不住现身出去。

这时他没有立刻回答，却以传声之法分别向佟长白和法音迅快说了几句话，这才缓缓道：“阁下口出狂言，其实是口不应心，在下才忍不住出来点破。”

黄衣人怒道：“我如何口不应心了？”

朱宗潜道：“你一不亮相，二不告人姓名，这一来纵然输了，谁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退出江湖？”

黄衣人怔了一下，竟被对方说得哑口无言，但又不甘在对方逼迫之下报名亮相，眼珠一转，道：“你何尝不是藏起姓名面目？”

朱宗潜举手抓住斗笠边缘，道：“在下平生未曾做过亏心之事，何须隐藏姓名面目？但在阁下还未亮相之前，我也邯郸学步，让你们莫测高深一会。其实呢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掀开斗笠，报出姓名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那么你就报名亮相好了。”

朱宗潜道：“太吃亏了。”转眼望了佟长白一眼，又道：“大个儿你说是不是？”

佟长白厉声道：“咱不跟你们啰嗦！小子你乘早让开，不然的话，咱连你一块儿砸死。”

朱宗潜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常言道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你凶什么啊？”

佟长白气虎虎地一抖腕，钉锤笔直地指住他，那三尺长的钢炼坚挺如棍。

朱宗潜叫道：“慢着，你弄错对手啦！”

佟长白装出一愣神之状，朱宗潜又道：“在下见你太过吃亏，才跑出来，迫他露面报名的啊！”

法音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佟檀越何不先瞧瞧对方到底是谁？”

佟长白将眼瞪住黄衣人，喝道：“快点，你到底敢不敢亮相？”

这法音和佟长白都晓得朱宗潜心意，互相呼应，装模作样，不但全无破绽，而且攻势紧凑之极。

三个人的手法有软有硬，有正有反，端地使人难以招架。

□

□

□

黄衣人冷冷道：“你们当真想见见我的真面目么？”

佟长白道：“你怎的如此婆妈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我只怕你们会后悔莫及。”

佟长白道：“后悔个屁，要亮相便快些。”

那边厢一个蒙面人怒喝道：“佟长白怎敢如此粗野无礼？”

黄衣人摆摆手，表示不要紧。

佟长白狞声笑道：“咱又不是他的奴才，便臭骂他一顿又怎样？”

黄衣人不搭这个碴儿，说道：“闲话休提，我先使一招，假如你们认得出来，我才报名亮相不迟。”

朱宗潜道：“若是这么说，倒还公道。”

黄衣人向佟长白道：“小心了。”

左手骈指点出，宛如利剑疾吐，竟又笼罩着佟长白的胸腹间三处大穴。

佟长白往侧一闪，眼前一花，敢情那黄衣人已掉转身躯，一手反掌拍出，底下也撑出一脚。

他闪过上面的掌势，却没躲过对方底下一撑，“嘭”的一声摔跌地上。那黄衣人已站在一旁等他起身，并没有乘势追击。

佟长白跳起来，喝道：“再来一次。”

黄衣人似乎早知他不会服气，应声道：“好。”

当即如法施展，先点出一指，顺势身躯疾转，掌脚齐出。“嘭”的一声，佟长白又摔了一跤。

佟长白这次起来之后，不敢则声，因为对方这一记招数，他第二次已经着意防范，仍然躲之不过，不禁又惊又怕，凝神寻思破法。

黄衣人冷冷道：“这一招源出何家何派？”

法音瞠目结舌，但觉此招奇奥绝伦，平生从未听闻。

朱宗潜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知道。”

黄衣人一怔，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朱宗潜道：“不用忙，在下先问问他们。”

他转头向佟长白问道：“大个儿，你知不知这一招的来历出处？”

佟长白摇摇头。

朱宗潜又向法音询问，法音当然也摇头。

朱宗潜道：“好，你们既然不知，那就走开一旁，不许偷听。”

佟长白怒道：“谁稀罕了？”大步走开。

法音也一挥手，道：“咱们理该回避。”率了两僧，退开老远。

朱宗潜沉声道：“阁下这一招源出何家何派，在下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黄衣人怒道：“好大胆的狂徒，你敢戏弄于我？”

朱宗潜双手动处，掣出刀剑。

那边厢的佟长白和法音一见他发出暗号，齐齐跃走，他们身法何等迅快，霎时去得无影无踪。



四个蒙面人听到声音，转头望去，这才发现，都大声鼓噪起来。黄衣人尖喝一声，这四个蒙面人立时闭口，迅快散开，分守四角，把他们围在当中。

黄衣人仰天冷哂，道：“想不到你自投罗网，这更妙了。”

朱宗潜本想乘他说话之时，出手突袭，但他深知自己刀剑齐出之势，凌厉无匹，对方武功虽是精深奇奥，却也未必能躲得过雷霆刀及干元剑两般绝艺的一击。他居然因此而生出顾虑，白白放过了这个突击的机会。

黄衣人那对黑白分明、神采照人的眼睛，已回到朱宗潜身上，冷冷道：“你就是朱宗潜么？”

朱宗潜道：“不错，阁下高姓大名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听说你聪明无比，何妨猜一猜看？”

朱宗潜道：“这是一定猜不着的事，何必白费心思？你爱说就说，不爱说就拉倒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等我擒下了你，才告诉你吧！”说话之时，探手入黄衫内，抽出一口薄薄的软剑，蓝光湛然，迎风一抖，登时挺硬。

朱宗潜道：“在下孤陋寡闻，竟不识得阁下手中之剑是何名称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此剑名为杀猪，你今日恐怕很难活口了。”

朱宗潜晓得对方嘲弄自己，故意说是杀猪剑，朱猪同音，这口猪一定是自己了。但他不怒却惊，心想：“这厮好生狡猾，居然瞧破我的用意，故意不说出剑名，一来免得我从剑名上猜测出此剑的厉害之处，二来假如让我突围遁去，亦不能向江湖上打听此剑来历，以致查出他的家派出身。”

如此武功高强、智慧过人的对手，他还是第一次碰上。

那沈千机虽然也诡诈狡谲无比，当时的形势不同，他朱宗潜运气太好，步步占了机先，但目下形势却是反转过来，假如这黄衣人正是图谋自己，则他定已打听过一切有关之事，论起兵法中“知己知彼”这一条，朱宗潜乃是大大的不利。

他不禁苦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早该乘你仰天冷笑之时，全力出手取你性命。”

黄衣人冷冷道：“只怕没有那么容易，只不知你当时何故不出手？”

朱宗潜道：“在下也甚感奇怪，大概是不忍得取你性命，其实在下早就知道

了一件事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声音已没有早先那么冰冷尖锐。

朱宗潜道：“在下知道我不杀你，定要被你所杀。”

黄衣人凝视他顷刻，才道：“你拿开斗笠吧！”

朱宗潜道：“如若你也亮相，在下定必遵命。”

黄衣人低哼一声，道：“我若亮相，你就更吃亏了。”

朱宗潜道：“那么在下恕难从命。”

黄衣人嘿嘿笑道：“好，看你能遮掩多久。”

朱宗潜方自作势待敌出手，黄衣人却笑了几声，那笑声宛如出谷黄莺一般，甜美之极，接着举手捏住面罩边缘，道：“你不让我瞧，我反而先让你瞧瞧。”

这两句话声的娇柔甜美，比笑声更有过之。



朱宗潜一愣，忖道：“她竟是个女子么？我从未听过这么动人的声音，想必也长得很美……”想到这儿，不由得睁大双眼望去。

黄衣人左手没有掀起面罩，反而向前一伸，但听“丝丝”连声，发出一种体积细小的暗器，连珠射去。

朱宗潜赶快侧闪，刀剑齐挥，幻出一片光华，封住门户。但觉对方暗器击中刀剑光幕，力道极强，心头大凛，暗忖这些绣花针般细小的暗器，居然劲道强绝，可见得她功力之深厚，已超凡入圣了。

那黄衣人吃吃娇笑，并没有乘机欺扑出手。

朱宗潜大奇想道：“她露出女子口音，分明是借此使我分心，破去我的气势，这样应当发出暗器之后，臻身疾攻，才占得到机先，但她居然轻轻放过这个机会，实在令人大惑不解……”

付想之间，鼻中微微嗅到一阵香气。心中一凛，连忙闭住呼吸，免得中毒。

随即就恍然大悟，电光石火般掠过一念：“是了，她的暗器破空之声，好像是五响，但刀剑光幕上传来的震动感觉却有六七次之多，莫非其中有一两枚暗藏毒香，发出时手法不同，是以听不见破空之声？”

这时候他更惕凛的是这个黄衣人诡计之多，大有防不胜防之感，但另一方面，这种敌手又使他极感兴趣，不愿轻易错过。

黄衣女道：“不要害怕，我从来不用毒的。”

朱宗潜道：“那太可惜了。”

黄衣女挥动长剑，忽上忽下，淡淡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朱宗潜见她剑势浮沉之间，奇奥无比，不但封住所有的方位门户，而且还含蕴极厉害反击之势，因此，他纵然出尽全力攻去，仍然抢制不着机先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心想：“她的武功，固然是深奥难测，但这等狡黠的心眼儿更是骇人。”

要知朱宗潜那一句“太可惜”，换了平常之人，定必略略分心思忖其意，这么一来，朱宗潜突施攻袭，实是不易招架。然而对方挥动长剑，严密护住门户，如此机灵伶心眼，实是世间罕有。

朱宗潜表面上装出若无其事，笑道：“可惜的是，在下有百毒不侵之能，你若是放出毒香，方知在下手段。”

黄衣女缓缓举步迫近，娇声笑道：“这话可是当真？”话声中剑势浮沉不定，慢吞吞的向他刺去。

这一剑来势虽慢，却奇奥变幻，无从捉摸，朱宗潜竟然招架不住，只好向后退去。

黄衣女一步一步迫去，他一步步后退，猛地发觉不妥，敢情他后面尚有其他敌人，假如他刀剑尽被敌招封死，后面的敌人随手劈出一刀，就可以要了他的性命。

朱宗潜虽然是明知不能再退，却又无法不退，霎时又退了七八步，脑后“嗖”一声，刀风疾袭而至。

他百般无奈之下，大喝一声，虎躯半旋，挥剑招架背后劈落的长刀。

这么一来，朱宗潜的背门户洞开，把整个背脊完全交给敌人了。但事有轻重，险有缓急，他乃是被情势所迫，不能不先行旋身招架敌刀，才想法子对付黄衣女的剑势。



“呛”的一响，余音袅袅。

那个蒙面人惊得一怔，原来他一刀斫中敌剑，只觉敌剑巧妙一震，手中之刀便已断为两截。

朱宗潜右手长刀同时劈出。当那蒙面人一怔之时，刀锋已离他颈子不及半尺。

同时之间，背后的黄衣女冷冷道：“我这一招‘凤点头’，已罩住你‘灵台’、‘中枢’、‘命门’三大要穴。剑尖与你穴道相距只有半尺。”

这几句话有如符咒一般，竟把个武功卓绝的朱宗潜迫得不能动弹，硬是刹住长刀劈下之势。

他对面那个蒙面人亦全然不敢动弹，因为他亦被敌刀之势所禁制，若然一动，敌人之刀定可把他头颅劈下。

要知武功之道，千变万化，实是难求定规，那黄衣女说的“凤点头”招式，本甚平常，可是朱宗潜却自知无法摆脱，这是因为他从旋身发出刀剑时，双脚所踏的方位与平时不同。

这么一来，“凤点头”这一招顿时化腐朽为神奇，只要他身形稍稍一动，不论是向那一方移动，都得被敌剑刺中大穴，当场身死。

黄衣女冷冷道：“朱宗潜，你最好不要自误。要知我目下已运足剑势，如骑虎背，如箭在弦。假如你轻举妄动，我的宝剑不得不发。”

朱宗潜的身形果然纹风不动，朗声说道：“在下岂是贪生怕死之人？你只管发剑。”

黄衣女道：“我不想杀死你，所以才叫你不要自误，彭二，你可以退开啦！”

在朱宗潜长刀禁制之下的蒙面人应了一声，方要举步后退。

朱宗潜厉声喝道：“不许动。”

彭二身子一震，果然不敢动弹。

朱宗潜又喝道：“移刀外指。”

彭二被他气势所慑，果然移动手中那截断刀，向右方指去，此是修习武功中的惯用语，外行人也许弄不明白，但他们却绝不会弄错。

那截断刀缓缓移动之际，朱宗潜已从刀身的反映中，瞧见背后黄衣女的姿势，她果然是举剑直指自己后背。

可是她的脚法却露出破绽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朱宗潜蓦地向右上方跃起，身法快如闪电。

黄衣女宝剑疾吐，却刺个空，原来她剑招发出之时，受到脚法牵制，因此变招吐出时，角度不够，剑尖恰好从敌人腿边擦过。

但这一来，总算保住了彭二的性命。

朱宗潜乍起又落，脚尖一点地，便向树林跃去，两个蒙面人急急截击，黄衣女尖声喝道：“让他走。”两个蒙面人闻声止步。

朱宗潜已从他们之间掠过，扑入树林之内。黄衣女一挥手，在那四个蒙面人簇拥之下，越过山坡，霎时隐没无踪。

□

□

□

朱宗潜一扑入林内，就立刻隐没树后，窥视敌人的行动，谁知他们却一转眼走个干净。

山坡上一片静寂，人迹杳然，使他大感莫测高深，却又不敢出林奔到坡顶查看，因为他们此举很可能是诱敌之计。

过了一阵，山坡上以及周围仍然没有什么动静。

朱宗潜苦笑一下，正在考虑下一步如何做，突然间一阵低微声响传入耳中。举目望去，但见一条人影出现坡顶，穿行于灌木草丛之中。

他一望之下，大为疑惑，原来来人是个白衣少女，作侍女装束，背插长剑，身量纤长，行动敏捷轻灵。

她很快就从山坡走下来，离树林丈许便停住脚步，转眼向四下打量，但见她一双眼睛大而灵活，弯弯的眉毛，唇红齿白，竟然甚是美丽动人。

朱宗潜当机立断，朗声问道：“姑娘找谁呀？”说时，大步走出树林。

白衣侍女顿时露出笑容，望住这个用斗笠遮住半截面孔的农家少年，红唇中现出雪白的贝齿，说道：“您是朱先生吧？敝上有一封信给您。”

她掏出一方白丝巾，轻轻抖开，双手分执两角，举到胸前，有字迹的一边，向着朱宗潜。看来这封信只是让他看，并不打算交到他手中。

朱宗潜定睛一看，白丝巾上写道：“字奉朱宗潜足下，今日之会，小试牛刀，谅君已惕然而惧矣！兹命小婢传达吾旨，今晚三更以前，必将足下生擒。如若自知无能匹敌，可随小婢来谒，输诚求降，或可免兵败被擒之辱也，宜三思之。”

底下没有具名，朱宗潜刚刚看完，突然发觉自己仰头阅信，斗笠已遮掩不住上半截面孔。

原来白衣侍女双手渐渐举高，最后双手都伸直，高举过顶，故此朱宗潜随着她的手势，不知不觉仰起头阅看。此举自然是对方诡计之一。

朱宗潜掀掉斗笠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本来就没有打算掩藏本来面目。”

那白衣侍女定睛瞧他一会，才道：“听说朱先生是个美男子，果然不假。”

朱宗潜道：“姑娘是个女孩儿家，不该说出这种话。”

白衣侍女玉颊上飞起两团红晕，益增娇媚，朱宗潜从这一点观察出对方经历得不算多，当下又道：“姑娘除了送信之外，还有别的事没有？”

白衣侍女收起白丝巾，摇头道：“没有事啦！”

朱宗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忘了告诉我贵上的姓名。”

白衣侍女摇头道：“小婢奉命不得泄露。”

朱宗潜面上笑容依旧，人却迫近了一大步，距她只有三尺左右，道：“若然如此，有烦姑娘留下。”

白衣侍女惊道：“假如小婢不愿意留下呢？”

朱宗潜道：“那么在下只好出手把你拿住了。”

他又迫近一步，气势坚凝，对方立时感觉出他势在必得，并非虚声恫吓，她

连忙摇手，哀求地道：“朱先生，你是天下知名的人物，何必为难小婢呢？”

朱宗潜沉声道：“常言道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姑娘不必客气了。”

白衣侍女听他的口气坚决异常，竟是毫无商量余地，无可奈何的闭起双目，幽幽叹息一声，表示她束手就缚。

朱宗潜剑眉皱了一下，心想她如若没有装假，我可就当真下不了手，但焉知她不是故作可怜之态？

甚且她极可能就是那黄衣女，只改换了装束，便来哄骗蒙混，若然如此，这回把她放过，日后相遇，定必让她拿此事大大的讥嘲一番。

他心意一决，越发的显得气势坚定威猛，左手一晃，右手五指箕张，直向白衣女脉穴抓去。

白衣女本能地挥手一拂，五只纤指拂向朱宗潜手腕脉门，这一招姿势美妙异常，且亦凌厉之极。

朱宗潜挫腕收臂，左掌“呼”一声劈出去。

白衣女纤腰一扭，侧跨一步。左手一招“分花拂柳”，右手一招“北海搏龙”，玉掌疾向朱宗潜施以反击。

朱宗潜精神一振，大喝一声“好俊的功夫”，上半身向后一仰，双手使出大擒拿手法，以攻代守。

白衣女玉掌一翻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拍中他手臂，她的身形却借势左闪两尺。朱宗潜但觉她掌指柔软，拍在臂上，并不疼痛。她这三招应变手法妙绝当世，居然拍中他手臂，若然她掌上练得有恶毒功夫，朱宗潜多少得吃点亏。

但他更激起了斗志，推掌迅快追击，突然发现她这下抵御手法甚是平常，但总算勉强拆解了。



朱宗潜欺身迫近，掌拍指戳，连攻三招，白衣女踉跄后退，第三招已招架不住，朱宗潜铁掌自动缩回，没有向她身上拍落。

原来这白衣女后来的几招，显示出身手平凡，功力不强。朱宗潜何等灵警精明，顿时发觉有异，决意放过这一机会，以便继续观察真相。

他跃退数步，让她喘息一下，便又出手攻去，白衣女指拂掌拍，极巧妙地连接三招，第三招之时，玉掌又拍中他右前臂，但三招之后，又显得平庸无奇。朱宗潜若是存心杀死她，易如反掌。

朱宗潜使一招大擒拿手法，五指落处，扣住她右腕脉门，内力涌出，从指尖透入她脉穴，但见她顿时玉面涨红，连连喘息。这时候朱宗潜内力增强一点，

便能制她死命。

但他不但没有催动内力，反而收回这一股强大暗劲，片刻间，白衣女面色恢复如常，也不喘了。

朱宗潜道：“姑娘已落在我手中，最好是我问什么，你就答什么，不要支吾或是胡扯，我就绝不会伤害你。”

白衣女闭上双眼，却仍然掩饰不住惊慌之色。

朱宗潜硬住心肠，问道：“那黄衣女可是你的主人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朱宗潜又问道：“她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白衣女紧紧闭住双眼，没有回答。

朱宗潜怒声道：“你竟敢不回答我的话？”

白衣女急得连连摇头，终于睁开眼睛。

朱宗潜发觉她眼眶中泪水盈盈，都快要掉下来了，心中顿时一软，泛起了怜惜之念。忖道：“我极负智名，但却要使用武力威迫一个弱女子，算得什么英雄豪杰？”

他突然放松手，道：“姑娘回去上覆贵主人，就说我朱宗潜不信她有这么大的神通，真能在今夜三更以前活擒住我，嘿！嘿！莫说生擒活捉，我甚至不相信她能在三更以前找到我。”

白衣女伸手摩挲被他扣拿过的皓腕，惊喜交集地望住他，道：“朱先生当真放小婢走么？”

朱宗潜傲然一笑，道：“大丈夫焉有戏言，你尽管走，我绝不会再出手拿住你，也不会暗暗跟踪你。”

白衣女大喜道：“谢谢先生了。”福了一福，赶快转身奔去。

走了六七步，突然停步回头道：“敝上的话，先生不可不信。”说罢，这才真的走了。

第31章 雌雄斗智

佟长白双眼一瞪，凶威迫人，厉声道：“小丫头你拿不拿掉丝巾？如若不拿，咱就脱衣服给你瞧瞧。”

这白衣侍女，临去时留下的话，出自感激之心，自是可信，朱宗潜可不能等闲视之。

他默默思忖了一会，转身入林，笔直穿越而过，来到大路之上，这时往右走便是返回洛阳的方向。

但他径向左方奔去，大约走了两里左右，路边有座庙宇，一个僧人走出来，向他扬扬手。

朱宗潜跟他绕到庙后荒凉的野地，但见佟长白和法音大师等人，都坐在树荫下等候。

他大步走过去，法音大师起身迎接，合十道：“佟檀越方才说出大闹洛阳之故，敢情是查出那些豪族恃势横行，鱼肉良民，近来与官府勾结，更是弄得不成样子。许多良民家破人亡，也有许多妇女遭遇了不幸，佟檀越这才打抱不平，大闹洛阳。贫僧等这一干涉，不免会使他误以为敝寺助纣为虐。这等误会一旦形成，只怕很难再解释清楚。朱大侠的指示，实是功德无量，贫衲这厢有礼了。”

朱宗潜连忙还礼道：“大师们当初不明内情，亦是激于侠义之心，这才挺身而出，志行可佩，这件事请勿挂齿。”

法音大师轻喟一声，说道：“贫衲离山之时，敝寺掌门方丈曾经告诫道：‘世间之事，往往错综复杂，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，实是难以透视揣测。尔等此次下山，投入江湖之内，务必小心谨慎，凡事反复再想，既须从大处看，亦须从小处

看，方可以下结论。’掌门方丈虽是曾经如此告诫过贫衲，但事实上贫衲却未能依诫而行，甚感惭愧。”

朱宗潜微微一笑，想道：“这位老和尚一辈子参禅习武，甚是醇厚老实。”当下说道：“贵寺掌门方丈大师德行高尊，智慧广大，晚辈得闻其言，幸何如之，晚辈又记得大师说过与一影大师交厚，只不知他目下在什么地方？”

法音大师神色一肃，说道：“一影师兄业已失踪了。”

朱宗潜吃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法音大师道：“一影师兄曾将开封府内，朱大侠如何揭发黑龙头沈千机、史良二人等详细情形写了报告，派人驰报敝寺掌门方丈。此时敝寺有点事情，掌门方丈遂命贫衲下山，到联络地点找寻一影师兄，岂知一影师兄全无踪影。根据他平日处事的习惯，参照一些迹象，贫衲甚疑他已发生了事故。”

朱宗潜“啊”了一声，闭目寻思，以前的事情经过全部在心头重现一遍，却看不出什么异兆。

他睁开眼睛，问道：“大师瞧出什么地方最是可疑？”

法音大师缓缓道：“贫衲昨天碰见一位武当派的道兄，他曾到敝寺做客二次，是以识得，这位苍木道兄暗暗透露一件秘密，那就是他竟找不到欧大先生。他说：欧大先生平生行事缜密小心，无论走到那里，掌门真人派出之人一定能找到他，因此，他除非发生了不幸，或是被敌人擒走，才会发生找不到的事情。”

朱宗潜内心十分震动，假如少林、武当两位当代高手都失踪了，实在是令人无法臆测。

他同时也知道了这两大门派一直密切注视着江湖之事，像一影大师、欧大先生他们，俱有一套特别的联络方法，与师门不断的保持联络。

故此，他们一失踪，少林、武当两派立时晓得，不比旁的高手，可能失踪了多年，尚未被人发觉。

朱宗潜不禁闭目沉思起来。



佟长白站起身，眼中露出不耐烦的神情，伸出手推了大行和尚一下，道：“去问问你师父谈完了没有？”

大行和尚苦笑道：“小僧如若过去询问，便是不敬尊长之罪，佟老檀越身份不同，无妨去问，恕小僧不能效劳了。”

佟长白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臭规矩真多，难为你们怎生受得住？妈巴子的，他们谈了半天，还没有谈完么？真是啰嗦不过！”

他虽是说得凶巴巴的，更带着脏话，但一听而知他是在发牢骚而已，大行、大业二僧自是不会怪他。

大业道：“檀越为什么不过去问一问呢？”

佟长白用那红萝卜那么粗的手指，遥遥指住朱宗潜，道：“瞧见没有，那个家伙在想事情，咱一过去，岂不是打断了他的思路？”

他见两僧露出讶色，便又道：“哼！谅你们也不明白，朱宗潜这小家伙聪明得紧，一肚子都是精灵古怪的主意。这时既然在大动脑筋，一定事情重大，万万不可打扰了他。所以咱才叫你们悄悄去问那老和尚。”

大行、大业总算明白了，却又不由得对朱宗潜另眼看待，只因以佟长白这等一代魔头，对他居然也如此推崇服贴，这个人的厉害已是不言而喻了。

佟长白终于又坐下来，在他来说，如此的忍耐着实是平生未有之事。

朱宗潜已想了很久，这时睁眼道：“晚辈猜想那一影大师与欧大先生的失踪，必与这个黄衣女有莫大关系。这一想法有两个证明，一是这黄衣女武功高不可测，她手下之人，个个年轻艺高，证诸情理，她定然尚有一些年纪较大，武功更强的手下。因此，这一路人马实力之强大，举世无匹，失踪了的前辈们若是走单之时，被她率众擒下，并非奇事。第二点，她临走之时，搁下一句话，说是今夜三更以前，一定能把晚辈生擒活捉。这话总得有点根据，由此亦证明她必有古怪手段，她既是竭力要擒拿在下，自然也有理由对付一影大师和欧大先生了。”

这一番分析，只听得法音大师目瞪口呆，他查访了数日，只能证明一影大师确实失踪，再也查不出任何线索，他正愁没法子回寺报告，朱宗潜这一番话，他也只好相信了。

他搔一搔光秃秃的头颅，道：“如若敌人势力如此强大，咱们得找些帮手才行了，是不是？”

朱宗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远水难救近火，今夜三更以前，如何找得到帮手？倒不如集中全部精神气力，对付这路敌人。”

他晓得佟长白一定极感不耐，便招手叫他过来，说道：“那个黄衣女子言道，今夜三更以前一定能把我活捉了去，你看她这话怎么样呢？”

佟长白讶道：“那厮竟是个雌儿？”随即凝目沉思。

过了一会，法音大师问道：“假如朱大侠躲了起来，十天八天不露一面，她如何能活捉了你？”

佟长白道：“如是这么简单，朱宗潜早就躲起来了。不过那雌儿的话实在太离谱了一点，这么辽阔的地方，而且人又不比野兽，如何能一口咬定在什么时候找得到？”